

动物譬喻与知识分子叙事

——关于李洱的《应物兄》

张雪飞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小说《应物兄》是李洱耗时十三年创作的一幅长达八十五万字的长卷, 作品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的悲欢忧惧呈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作者用一个个闪亮的时代肖像为读者绘制出一幅浩瀚的时代星空图, 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李洱新的诗学建构。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部作品中, 动物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文中被赋予了一定的隐喻功能和象征意涵, 动物譬喻所形成的张力与其间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紧密的关联, 二者的共同作用使李洱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更为饱满、生动, 将其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忧虑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 李洱; 《应物兄》; 知识分子叙事; 动物譬喻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3-0102-06

收稿日期: 2024-03-1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1CZWJ02); 新时期以来齐鲁叙事与中国叙事传统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张雪飞(1978-), 女, 吉林四平人,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DOI: 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3.008

与我们传统中指称生命者的诸多词汇相比, 汉语“动物”一词暗示着它的“物”性本质。对于动物, 人们有过很多思考: “哪些物种可以驯化, 哪些需要猎取; 哪些可以食用, 哪些是禁忌的; 哪些被用来牺牲, 哪些为人们所崇拜? ……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 在何种程度上能替代人的情感, 还是惨遭虐待的对象? 抑或是在某种敌对感下, 成为攻击的目标? 换句话说, 人们会将怎样的性质投射到动物身上? ……人们将怎样的能力归于动物? ……”^①恰如朗斯特代尔所说, 人们对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期待, 现实中的动物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功能, 人们在它们身上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同样, 动物在文学作品中业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某些动物反复出现, 我们会思考动物起到怎样的叙事功能, 给文本带来怎样的象征意涵, 作者会将怎样的性质投射到动物身上, 又将怎样的能力归于动物本身等等问题。

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是李洱多年来写作的重要内容, 他曾在《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等作品中表现知识分子遭遇的困境, 在《花腔》等作品中, 表现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如何消失在历史中。在其知识分子书写中不乏动物的屡番出现, 对动物的描写并不是作者的闲笔, 它们为主题的表达都起到了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狗”是李洱作品极为偏爱的动物, 在小说《花腔》中, 有“狗的哲学”章节, 并且由狗带来的巴士底病毒改变了主人的命运, 这一病毒导致了主人被感染, 不得治愈, 痛苦一生; 小说《林妹妹》干脆就是一则关于养狗的故事, 其中的“林妹妹”是一条吉娃娃宠物狗的名字。在李洱的作品中, 狗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 它或作为动物或作为语词, 又或者是一种流派、一种疾病等等, 对于这些反复出现的文学意象,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们按照其本身的具体能指来看待, 更多的时候, 我们把它们视作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隐喻。2018年末, 李洱历时十三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出版, 此书长达85万字, 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 尤其是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的悲欢忧喜、失败与希望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生存状态, 作者用一个个闪亮的时代肖像为读者绘制出一幅浩瀚的时代星空图, 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李洱新的诗学建构。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部作品中, “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 由“狗”引起的纠纷事件打开了小说《应物兄》叙事的大门, “狗”在文中被赋予了一定的隐喻

^①赵惊:《动物(性)》,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4-15页。

功能和象征意涵，并与其间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紧密的关联。

—

在小说中，主人公应物兄为济州大学教授，主研儒学，他曾跟随济州大学乔木先生学习，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应物兄的心里，乔木先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种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让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①应物兄曾经为逞口舌之快而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导师（岳父）乔木先生对他有如下告诫：“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喜欢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颜回就是个闷葫芦。”“日发千言，不损自伤。”^②在乔木先生晓之以理的教诲下，应物兄对自己实行了禁语。主动禁语不仅仅是少说了很多话，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症状，最明显的是思维变得迟钝起来，他一度怀疑：自己真的变成一个傻子了？是不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对语言表达的控制，使应物兄自身被分裂成两半。就如同他需要同时准备三部手机以应对不同的人群一样，应物兄不同的话语用以应付不同的环境，他最真实的想法往往都会通过“自语”或称作“腹语”的方式表达。他经常对自己说话，他的自言自语也只有自己能够听得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候甚至包括他自己。”^③“对自己说话”，是应物兄能够找到的使自己禁语又可以继续思考的唯一方法，只有感觉到语言在舌面上跳动，他才能建立起语义和逻辑之间的关系。

作品中与应物兄主动禁语相互辉映的情节，是宠物小狗木瓜被阉割，二者构成了有意味的情节组合。木瓜原是流浪狗，被应物兄女儿收养，后来送与乔木先生。由流浪狗变成宠物后，木瓜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吃的一定是进口的狗粮，啃的骨头必是高温消过毒的有机黑山猪的棒骨，被乔木夫妇捧在手心里疼爱着。由于木瓜到了动物发情期，经常对着鞋子甚至是主人的烟斗发力，所以乔木不得不决定给它做阉割手术。“手术后的木瓜性情大变，变得温情脉脉，行为优雅。别说鞋子了，当它陪着乔木先生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就是遇到母狗也从不失态。它目不斜视，步履端庄。”^④不仅如此，阉割后的木瓜毛色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散布于腹部、尾巴等处的黑色杂毛都不见了，变得通体雪白，更加惹人怜爱，如此这般的变化使木瓜更符合宠物的本分了。很多时候，阉割动物在文学作品中是对人类丧失某种能力的隐喻性书写，比如，莫言作品中有很多动物被阉割的情节蕴含着人类原始野性的消亡：《牛》中的双脊，曾经是生龙活虎的壮牛，被人类无情阉割后，逐渐衰弱最后死去；《生死疲劳》中，曾经充满野性、勇斗恶狼、无所畏惧的西门驴被强行阉割后，生命强力逐渐消退，变成一头平庸的家畜，最终惨遭饥民分食……动物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人的世界，李洱对阉割宠物狗这一情节的设置，关乎他一直力图描写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文中宠物狗的阉割是对知识分子失语的隐喻性表达。

语言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尺度，只有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已降哲人们的共识。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有所体现，对此，希斯(John Heath)曾指出：在古希腊，语言不仅仅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尺度，更成为希腊主体与他者的分水岭。^⑤失掉语言，人类就会堕落到动物状态，被迫失语、陷入沉默，这在古希腊意味着人在公共领域所能受到的最大羞辱。乔治·斯坦纳说：“语言的死亡，即使是只有几个人在一小块受谴责之地低语，也代表了一个世界得到死亡。”^⑥就是在这个看起来无比幽微的层面，在这个似乎有必要以“死亡”打底的表述角度，可感的思绪总是大于可视的行动，只因为没有经过语言打整、武装和浸染的世界，不配称为人的世界——动物当然无所谓世界或不世界。^⑦语言表达对于人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人类的基本属性，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失去了语言的世界不配称为人类的世界。知识分子本是具有热烈而蓬勃的表达欲望的群体，话语生活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活常

①②③④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第6页，第5页，第10页，第39页。

⑥[美]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回忆录》，李根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⑦[英]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20-38页。

态，而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明显遭受了表达的困境。主动禁语、分裂的人格都凸显了知识分子无法正常进入公共空间的困窘状态，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不能形成统一的原则，二者之间的悖论性、矛盾性，使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在公共空间里显得格格不入，暗示了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

除此之外，李洱的作品喜欢把人和动物并置，例如《花腔》中的白圣韬在白陂镇外一度觉得自己“活像一条狗”^①，《你在哪》中，“他经常在我们家的房前走过来踱过去，就像咬着自己的尾巴转圈的狗”^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作品《应物兄》中，一开头，在逸夫楼顶楼浴室洗澡的应物兄就听见自己说道：“费鸣啊，你得感谢我才是。我要不收留你，你就真成了丧家之犬了。”^③犬和狗是有区别的，但正因为犬和狗的紧密关联，所以“犬”字也多次出现在作品中。应物兄从美国访学回来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原为《〈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出版商为了博大众眼球，增加销量，擅自将书名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为此，文中还展开了对狗和犬、丧家狗和丧家犬的辨析：“虽然“狗”和“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一样的，指的都是由狼变来的、长着具有散热功能的长舌头的动物，但在哲学、文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它们却是不一样的。犬是自谦，狗崽子却是骂人。狗特务也不能叫犬特务。犬儒学派，不能称为狗儒学派。“丧家犬”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但“丧家狗”在伦理意义上却是骂人的。”^④把孔子与丧家犬(狗)连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孔子当年在鲁国难以实现抱负，于是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一路颠沛流离，多次遇险：困于陈蔡，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等等。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于是一个人站在城东门口，过路的郑国人对寻找老师的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子贡将此话如实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觉得郑国人对对自己的状态形容得很是准确、形象，所以哈哈大笑。姑且不论狗与犬在语词感情色彩上的差异，丧家狗与丧家犬的相同之处在于“丧家”。“丧家”对于动物狗来说是失去主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孔子之所以赞同郑国人这样形容自己，也主要是对“丧家”的深以为然，丧家犬可以形容孔子狼狈、无家可归的境况，或许这是孔子对自己精神寂寞，抱负无法施展的一种感怀。在小说中，应物兄的著作原名为《〈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内容表现的是孔子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但一经出版商改动，表达的却是孔子狼狈不得志、不为世人所接受的状态，意涵完全不同，而且用“狗”字而不用“犬”字，从感情色彩上来说也确有对先贤不敬的意味。孔子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开古代知识分子之风的至圣先师，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足见李洱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是有忧虑的。

狗以其驯顺、忠诚的特性成为动物界中人类最为亲密的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狗已多数变成人类的宠物，尤其在城市中，它们逐渐失去了看家护院的古老作用，以聪明、乖巧博得主人的欢心，因而成为主人寄托情感的“物”。并且，品种的稀有程度也决定了它们自身的价值以及主人对其重视的程度，动物的“物性”本质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强调，动物对主人的依附性也从未如此突出。在如今的社会，知识分子不再是兼济天下的历史参与者，在急剧转型的社会变革中，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要么迎合潮流，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无关紧要的人。这种附庸性的地位使知识分子具有了浓厚的物性色彩，将其与宠物狗相提并论，流露出作家对当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及局限性的反思。

二

在小说中，由狗带来的动物譬喻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当下的无力感，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还通过方方面面得以呈现。主人公应物兄在导师乔木先生的教导下对自己禁言，禁言是为了他可以更好地应对周遭环境，很多真话、实话只说给自己，说出口的话往往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这造成了应物兄分裂的

① 李洱：《花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② 李洱：《你在哪》，《儿女情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③④ 李洱：《应物兄》，第1页，第35页。

人格，虽然他做到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似乎整日穿梭在官商学之间游刃有余，其实他并不快乐，而且很痛苦。他不但不能表达自我，还要接受来自周围环境的各种约束。

如前所述，出版商在出版应物兄的新书时换掉了书名，事实还不仅如此，作者的名字也由原来的“应物”变成了“应物兄”。在面目全非的书名和人名面前，应物没有过多的挣扎和拒绝，他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新名字。自从应物兄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合同，一纸合约始终限制着应物兄的语言和行为。他在媒体的控制下，做出了诸多不情愿却又身不由己的事情，他必须去电台录制节目、参加促销活动，为了配合媒体，他必须表现出完全与学者身份不符的夸张主义倾向。在短短几个月中，他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几乎跑遍所有省会城市。他同时出现在不同的频道里，在生活频道，他谈如何待人接物……在新闻频道，他谈凤凰岭上的慈恩寺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在购物频道，他谈建设精品购物一条街……然后，在媒体的包装宣传下，他成了出门不得不戴上墨镜的公众人物。随着电视节目的大量播放，网上有关于应物的诸多信息也陡然增加，连二十几年前写的文章都被网友贴到网上，应物兄几张开会挖鼻掏耳屎等不雅照片也被公之于众。对此，应物兄的朋友华学明说：“没有被媒体伤害过的人，是不能算作名人的。”^①文中一个研究鲁迅的专家甚至说：“一个人有没有才学，不是由他的著作说了算，而是由他的知名度说了算。而一个人的知名度，至少有一多半来自他的丑闻。”^②可见，在媒体的裹挟之下，应物兄对个人的存在完全失去了掌控，他的文章、他的长相都成了大众或褒或贬的谈资，不论是好评还是恶语，他都只能欣然接受。对于媒介的威力，李洱曾说，“现在，个人的存在价值，个体的生命意义受到了另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我看来，大众传媒的影响应该算是非常突出的一种力量。”^③对此，连最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逃脱。

因为知名度的大幅度提升，应物兄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尊重，选课的学生由从前的门可罗雀，变为如今的爆满，其中不乏前来请教的各国留学生。应物兄一夜之间突然成为济州大学里的新贵红人，变得炙手可热。学校中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过于筹备太和研究院，这一重任也落在了应物兄身上。看起来，如今的应物兄风光无限。作为太和研究院的筹备负责人，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应物兄整日出现在校委会的专门会议上，出入往来的皆是官员、富商、学界泰斗，出席官员议事、参加富商豪宴，应物兄的身份地位似乎变得尊贵而重要。如果一切定格在此，我们会有种幻觉：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应物兄身上得以重现，然而，这样并不符合基本的现实真相。事实是李洱先生非常清楚如今知识分子的定位，他曾经说：“传统老式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形象消失了。”^④按照福柯的说法，如果基础理论科学知识分子还属于专门的知识分子，那么人文知识分子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他们仿佛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是全人类的意识和良心。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指出，人文知识分子是元叙事或曰宏大叙事的主体，他们力图承担普遍价值与启蒙责任，成为正义与良心的代表：“他们把自己置于人类、人性、人民、无产阶级、造物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的专业化、实用化、操作化、信息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元叙事、普遍叙事便惨遭解构，作为普遍知识分子、普遍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厄运中。^⑤对此，李洱说：“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法再像以前参与整个的社会进程，只能在一个很微小的领域，或者说是很逼仄的空间内行动、做事情，参与社会。对于其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所有这些都让知识分子有一种失败感、无力感。”^⑥身为太和研究院的筹备负责人，对于太和研究院选址在哪里，院舍修建得如何，哪些人要进入研究院，究竟能否请来程济世先生等等问题，应物兄一无所知。官商学为了各自的利益早已勾结串通，应物兄不过是他们做表面文章的一枚棋子，他所在的核心地位只是一种假象，其实是真正的边缘。经历了一次次的“蒙在鼓里”，不经意间了解了一个个真相后，应物兄感受

①② 李洱：《应物兄》，第53页，第56页。

③④⑥ 李洱：《问答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第92页，第91-93页。

⑤ 王江松：《知识分子自我启蒙》，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116页。

到了来自现实的冷漠与排斥甚至是敌意，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油然而生。

三

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致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① 德里达在2001年的中国讲学中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② 西方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和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的品格极为相似。春秋、战国之交，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从此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中国知识分子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孔子就努力给他们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每一分子，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师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这一思想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东林党人提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两千多年来始终传承着特殊的文化使命，在历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李洱对知识分子的神性、人文性始终保有古典情结，当他在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时，心里是充满矛盾和焦虑的。他一方面呈现出知识分子在当今时代的无力感，一方面又对离开这困境有所企盼。为了挣脱现实的困境，小说常常以想象或回忆的方式解除现实的痛苦。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回忆给了我们对于分离最敏感的理解——回忆就是与我们自己分离，好像是隔着一道海湾与我们的以往和我们的现在相对”。^③ 回忆可以把人从现实的公共意识和社会性中将自我疏离出来，得到一种可以自我反思、自我净化的状态。寻回失去的时间，建立物理时间之外的心理时间，打破线性时间，这样使应物兄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困窘，瞬间回到曾经追求梦想的美好岁月。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对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追忆，在关于80年代的记忆里，尤其让人怀念的是已经离世多年的文德能，这个人物对于应物兄来说，如同透过时间长廊照进现实暗夜的一道光。文德能性格沉静，博学多识，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理性的思考，受到当时青年学人的尊重。和周围的其他年轻人比，文德能最早拥有了自己的书房，最早购买了录像机，因而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到家里聚会，于是家里的客厅成为当时很多青年碰撞思想火花、高谈阔论的自由空间。应物兄对文德能的追忆，充满了对那段慷慨激越、激扬文字岁月的怀恋，那间自由的客厅、装满各类典籍的书房曾为追逐理想的青年们提供了思想的盛宴。文德能的言行风度永远定格在80年代，他代表了八九十年代理想型人文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早逝也暗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消失。在面对现实困境感到无力、心无所依时，追忆这间旧屋及旧屋里面的人事，对应物兄来说或许是逃离现实，得以休憩的理想方式。

当建设儒学研究院变成了旧城改造工程后，这间旧屋，应物兄存留美好回忆的理想之所也随之轰然倒塌，曾经闪耀着理想之光的殿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应物兄多么希望“一砖一石重新聚拢，楼道盘旋着向上延伸，门窗和阳台各就各位，核桃树再次挂上青果，爬墙虎重新在水泥墙面上蔓延，土褐色的原始生物一般的壁虎又悄悄地栖息在爬墙虎那暗红的枝条上，并张开嘴巴等待着蚊子飞过。当然，与此同时，文德能重返青春，文德斯重返童年，用沙子擦拭奶锅的阿姨重新回到素净的中年，而所有的朋友突然间又风华正茂”。^④ 如此看来，关于80年代的记忆对应物兄来说不是简单的回忆，那是一段渴望回归，渴望重返的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②[法]雅克·德里达等：《大学，人文科学与民主》，《读书》2001年第12期。

③翟世镜：《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④李洱：《应物兄》，第892页。

生活。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重建了启蒙时代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超越个人的经济状况、社会身份去关怀社会文化秩序，他们有责任去阐释普遍的规则，并保证它们正常地运行，那是以知识者和文化精英作为重要动力的社会状态。文学作品往往具有“追忆”的本能，对此，格非说：“世界的意义和种种奥秘隐藏于已经或正在失去的世界之中；他们都相信，真正的天堂无疑就是失去的天堂——不论是述史还是怀古，或者追溯所谓的‘三代先王之治’，中国人在对现实批判和否定的背后，总是能够矗立起一个想象的澄明世界。”^① 在《应物兄》中，这个想象中的理想空间无疑出现在应物兄对 80 年代的回忆里，经过时间的淘洗，这段记忆已变得闪闪发光。应物兄可以随时想起它，可以随时走进这条时空的隧道，安放疲惫的灵魂，这也是调试自身与现实矛盾的一种方法。用这种建立心理时间、超越现实时间的方法进行小说叙事，模糊掉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分界，从而达到心灵的慰藉。对 80 年代的追忆，无疑是作家对古典知识分子情结的一种流露和表达。

李洱在作品中多次表现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生存窘境，他们缺乏独立的自我、向周遭的世界妥协，他们甚至猥琐不堪，在欲望的泥沼中沉沦，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他们显得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许李洱还不能找到一条更加合适的出路以供我们参考，但作品所呈现的种种给予了我们某些启示，对此，李洱说：“我觉得现在小说仍有基本的启示意义。但它的启示意义表现为反面的，告诉人们：不能够这样。”以前的小说是一种肯定的启示，告诉人们往哪里走，现在的小说表现为一种否定的启示，告诉人们不应该这样走。^② 按照李洱对小说关于启示意义的设定逻辑来看，他对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生存状态是持否定态度的，无论是直接描述抑或通过动物譬喻来暗自影射，都表达着作者对一种全新生存状态的召唤。

Animal Metaphors and Intellectual Narratives

—a Study of Li Er's *Yingwu Xiong*

ZHANG Xue-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Li Er's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tial state of intellectuals has been a focal point in his writing over the year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is meticulously crafted novel *Yingwu Xiong*, which took thirteen years to complete. The work delineates a diverse array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figures, portraying their joys and sorrows, fears, and anxieties, thereby illuminating the current survival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Employing vivid portraits of the era,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vast celestial map of the times, showcasing Li Er's innovative poetic exploration in the realm of art.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nimal image in this work plays a crucial role, endowed with metaphorical functions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he tension formed through animal metaphors intertwines seamlessly with the narrativ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ombined influence renders Li Er's portrayal of intellectual life richer and more vivid, vividly expressing his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the existential state of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Li Er; *Yingwu Xiong*; intellectual narratives; animal metaphors

[责任编辑 唐音]

^①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8 页。

^② 李洱：《问答录》，2013 年，第 118 页。